七修類稿/卷4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十五 ◄

七修類稿
卷四十六

► 卷四十七

羊溝雞宗

《中華古今注》謂：羊喜牴觸垣牆，為溝以隔之，故曰羊溝。予以今人暗者為陰溝，則明者為陽溝矣，明白簡易，不知中華子何以雲所也，或者古自如是耳。雲南土產地蕈，誌書本菌子也。而《方言》謂之雞宗，以其同雞烹食，至美之故。予問之土人，雲生處蟻聚叢之，蓋以味香甜也。予意當作蟻從，非雞宗明矣。

伯顏兀术

伯顏下江南，過金陵梅嶺岡，詩曰：「馬首經從嶺島歸，王師到處悉平夷。擔頭不帶江南物，隻插梅花一兩枝。」又兀术殺卒而妻其妻，術有匕首極利，臥則枕之，婦取將刺術，術驚問故。婦曰：「吾欲報夫仇！」術默然，為別求夫遣去。嗚呼！狼子野心，貪財好色，本然也。二虜之所以著名，亦有是善。

優缽羅花

嘗聞佛家有優缽羅花，《本草》、《爾雅》諸所不載，意為幻言也。及見胡致堂云：奉佛者，每假樹木花草為佛之名，愚惑世道，故以仙人柏為羅漢鬆，三春柳為觀音柳，獨腳蓮名觀音蓮，薏苡子為菩提子，大林檎為顰婆果，金蓮花為優缽羅花。然又聞北京禮部儀製司後堂，舊有千葉青蓮，花開時四月初八，至冬結加鬼蓮蓬，脫去其衣，中有金

色佛一座，因名為此花。昨讀《岑嘉州集》，有《優缽羅花歌》，則又知其實有此花。其歌之序云：「交河小吏有獻此花者，雲得之於天山之南，其狀異於眾草，勢巃嵸知冠弁，凝然上聳，生不傍引，攢花中拆，駢葉外包，異香盈叢，季色媚景。」其歌云：「白山南，赤山北，其間有花人不識。綠莖碧葉好顏色。葉六瓣，花九房，夜掩朝開多異香，何不生彼中國兮生西方？移根在庭，媚我公堂，恥與眾草之為伍，何亭亭而獨勞？何不為人之所賞兮，深山窮穀委嚴霜？吾竊悲陽關道路長，曾不得獻於君王。」

事合昨夢錄

宋康譽之撰《昨夢錄》，皆一時奇實之事。內云：宣政間楊可試、可弼、可輔兄弟三人，精通易數，明風角鳥占，於兵書尤邃，皆名將也。自燕山回，語先人曰：「數載前，在西京山中，遇出世老人，頗相款，勸予勿仕，隱去可也。予問何地可隱，老人曰：『欲知之否？』乃引餘入山，有大穴焉。老人入，楊從之，穴漸小，扶伏約入三四十步，即漸寬；又三四十步，出穴，即田土、雞犬、陶冶，居民大聚落地。至一家，其人來迎，笑謂老人曰：『久不來矣。』老人曰：『此公欲來，能相容否。』對曰：『此中地廣人少，常欲人來而不可得，敢不容耶？』乃以酒相飲，酒味薄而醇香鬱烈，人間所無，且殺雞為黍，意極歡。語楊曰：『帶來居此，不幸天下亂，以一丸泥封穴，則人何得而至。』又曰：此間居民雖異姓，然皆信厚和睦，同氣不若也，故能同居。苟誌趣不同，疑間爭奪者，不來也。觀子神氣骨相，非貴官，則名士也，老人肯引至此，子必賢也。吾此間衣服飲食、牛畜、絲纊、麻枲之屬，皆不私藏，與眾均之，故可同處。子果來，勿攜金珠珍異之物，在此俱無用，且起爭端。指一家曰：『彼來亦不久，有綺轂珠璣，眾共焚之也。所享者，惟米薪、魚肉、蔬果，殊不闕。惟計口授地，以耕以蠶，不可取衣食於他人耳。』楊謝而從之。又戒曰：『來遲則封穴矣。』迫暮，與老人出。今吾兄弟皆休官以往矣，公能相從否？」於是三楊自中山歸洛，乃盡捐所有，易絲絹布絹，先寄穴中人。後聞可試幅巾布袍賣卜，二弟築室山中不出，俟天下果擾擾，則共入穴。自是聲問不聞。先人常遣人至築室之地訪之，則屋已易三主，三楊不知所向也。及紹興和好成，金人歸我三京，餘至京師訪舊居，忽有人問：「此有康通判居否？」出一書，楊手劄也，書中致問吾家，意極殷勤，且曰：「予居於此，飲食安寢，終日無一毫事，何必更求仙乎？公能來甚善。」餘報以先人歿於辛亥歲，家今居宜興，侯三京帖然，則奉老母以還。先生再能寄聲以付諸孤，則可訪先生於清淨境矣。未幾，金人渝盟，予顛頓還江南，自此不復通問。右《夢錄》之言也。

正德初，友人馬二遊淞江，遇方士，盤桓日久。士曰：「予終南山人，山內自一乾坤也。

所居之人，服食與世不殊，無是非爾我之心，壽皆百數十歲，動用俱備，獨乏者鹽耳。山西南有一洞，四川境也，水湧難進，欲入者必飛石於洞頂上，有人問其由，可，則閘水使進也。山中有至人，知天地國家之災祥。曰：今朝廷有事，令我輩十餘人出遊，引好人去之耳。子心亦善，去彼至樂且壽，如國初宋景濂，方死數十年。」予嘉靖間，又會賣藥徐翁，與人談論，如醉癡者，但云：「人要在好處安身。」又云：「天下名山大川，我無不至，王陽明尚在終南山也。」據此二人之言，則陶之桃花源。蘇之青城山，實有之矣。況宋公之死，所傳不一，行狀與《菽園雜記》云：端坐死於夔府，葬蓮花池山下。《守溪長語》云：縊死茂州一寺。傳聞一夕為水衝去，又今有塚在成都。陽明智術高天下，昨聞雷郎中某在□ 地親遇陽明，當時佯死不可知。二人之言，或亦有諸。今觀《昨夢錄》，又符於二人，特錄以傳好事者。

太素脈

弘治間，妻外祖仲知縣彥輝，病於四川宜賓縣，醫有善太素脈者，診公曰：「壽且八十。」時一鄉官在坐，亦求診之，良久曰：「明年正月升，此月休矣。」 已皆如言。

四兒

台州臨海縣有陳某者，繼娶林氏，性頗妒，忽前室夢曰：「春奴有娠必男，若不舉，將不利於四兒。」春奴蓋前室之媵，而四兒則林所出也，既產果男，林意淹死之。未逾月，四兒左目得奇疾，日就臃腫，下蔽其面，即莊生所謂贅疣也。一日，前室之兄過問兒疾，林語其夢，兄曰：「恐兒之為祟也。」試發土觀之，葬且五閱月，肌色如生時，一礫掩其目，遂去礫而改瘞之；又修浮屠法以禳之，後四兒竟以此疾殤。眾以為果報也，有老儒南郭子，著文以喻妒忌者。

四兒豈能為祟，前室又豈能伸於冥漠哉？蓋聲和形和而氣和，則天地之和至；聲沴形沴而氣沴，則天地之沴至矣，天地之沴且至，佞佛何益？蓋婦人之忌者，其聲形與氣靡有不沴者矣，天地之沴枹應響答如此，不亦可畏哉！近世名公大賢多是之，予以為非兒之為祟是也。而曰天地之沴枹應響答如此可畏，是亦有報應也。夫天地之大，報答如此之速，則負冤一念者，寧又無所報耶？一礫之掩，正在兒目，又非其證耶？非也，林氏之夢，《周禮》所謂根於因想，意春奴之娠或男，必不利於四兒，由其有此心也，遂有此夢。不然，前室自宜愛護春奴，安反報夢於林耶？報於林亦宜愛護四兒矣，豈有神於彼而不神於此耶？初生之孩，有何知覺，特因一礫，遂果以為祟也？是知礫之掩目也，目

之贅疣也，屍不朽而兒竟死也，皆世之所有偶相值耳。或欲警諸妒者，不若必言其報，庶幾愚民反有所信而戒也，否則不必言。故曰：聖人不語怪。

杭技者

杭天順間，褚堂有葉姓者，左臂病瘋，貨油，善弈棋，高者下者，俱可與之對局，而局終則葉必勝也。四方能棋之士過杭，尋與之弈，終無一人能過者。世稱葉折手。嘉靖間，又有陸姓多須者，善雙陸，與人賭錢，有必勝之事。杭人無敢與之對局。因挾技遊四方，歸家則囊有數百金矣，世號陸胡子。有沈姓者，善為四方之音，雖釋、道諸行，鴃舌之巧，皆能言之。凡遇別省郡客，隨入其聲，人莫知其為杭人也。身頗長大，時號沈長子。然一藝言語之末，亦至精而入神。杭之多才如此，不可泯也。不書其名者，為其宵人鯫子耳。

牡丹興衰

每見人言牡丹能興衰人家，予未之信。後予侄家有紫色一本，先兄謝世而花遂不開；十五年後發蕊數十，家人甚喜，將為燕賞，正開，為鎮守太監取焉。豈非為渠榮耶？友人王員外家，二株甚盛，每歲花有百朵。王死之日，正當開際，蕊雖有而皆笑散不花。據是，非花之能興衰，因人之興衰而花則有神焉。此故謂之花王也。歐陽敘其品曰：「地反物為妖。」信矣哉。

崇明賊

太倉之崇明縣，負江阻海，地俱沙場，土豪世業私鹽，避罪不逞之徒，又業居之，販鬻於蘇、鬆、常、鎮四府，獲利其厚，捕官莫敢誰何。

嘉靖己亥九月，兵備憲副王肅庵，召集漁舟並軍民人船，統以捕官，凡賊之可通舟揖處，咸分布焉，欲困之也。又使知州萬敏曉諭招集，務得賊首秦燔、黃艮、沈惟良等數人。盡掃其巢而後已。閱三月，巡江胡御史以兵久遣散，賊謂船不可守，人不堪聚，益張其勢而橫出也。明年四月，兵備再舉，比前督理尤嚴。委州判石巍總任其事，蓋石原籍平樂，與徭僮為鄰，日事刀弩，視賊蔑如也。至六月，石聞又委備倭李都司，欲建功速，不俟李至，開舟自抵賊巢。時賊出劫，惟遺守巢者數百，畏懼寂然。石以為計也，勿許登岸。既而群賊畢集，潮迅風烈，舟為衝激，附岸賊出蘆葦誘兵上岸，賊遂順風縱火我

舟，惟本地漁船得脫，餘焚溺殆盡，而器械俱為賊取也，死者無算焉。

賊既勝，遂朱書偽檄，遍揭都城江淮，奪運舟，劫府庫，肆無忌憚。言者遂聞朝廷，因敕南都守備提解失事人員，復敕都指揮湯彝東總三省軍以剿之，王兵備則戴罪殺賊。於是撫操諸公，召義勇，鑄兵器，日夜整頓，除四府邊江知縣住防，餘悉領兵戰守，每府備銀穀各一萬餘，又借役民間者數萬。湯至一月，惟遣人招降之。賊初懼，漸則倨，末隨遣人以抄劫，煙火迫於州城，湯始以千人往獲三賊。又半月，撫操促其出師，則沈酋乘間來降，賊追之，乘勝直抵河口，與我師相去無幾。明日，我師先發，賊遂薄之，湯則將遊兵數十舫，環而射之，賊不支，將入於海，潮阻而不能進，我師追及，圍之數重，炮石齊發，頃刻殲賊於海，不溺者馘其首一百三十。又二旬，剿其巢，得賊百七十餘，惟黃艮親黨數百逸海去。

是役也，聞萬知州前以往諭三日，沈惟良以降，約為內應，群賊自疑，戰多不力；天復助潮以阻，故一鼓而殲之。否則積已日久，賊得為計，處島為巢，積穀為本，兵至則逸於海，解甲則復肆劫，根蟠連絡，寧無遺患之理耶？且湯之不進，猶王之羈守；遣人招降，亦猶胡之解兵。石為禦之不當，已致賊之蔓延；今復示之以弱，必尤招其悖慢。此因承平日久，人不堪戰，不知此誠潢池赤子之盜，數千之眾，何足致年半之久，費三省之兵力哉？雖然，亦數也。己亥五日，太倉颶風大作，水湧數丈，屋木俱飛。明年八月，有大蟒死於賊巢，豈非上天先示地方之擾亂，而後見賊之終於死耶？

鴆鳥

鴆，毒鳥也，鴉形，大如鶚，毛紫綠色，頭長七八寸，雄名運日，雌名陰諧。范成大曰：聞邕州朝天鋪及山深處有之。亦曰：如鴉大。黑身赤目，音如羯鼓，惟食毒蛇並橡實，遇蛇則鳴聲邦邦然。蛇入石穴，則於穴外禹步作法，有頃石碎，啄蛇食。山有鴆，草木不生。秋冬之間脫羽，人以銀爪拾取，著銀瓶中，否則手爛墮。以之瀝酒，飲人即死也，所謂鴆酒。今以為鶴頂紅毛，非也。矢集於石，石亦裂。《爾雅翼》曰：「矢石即變為雄黃。」今諸書雲雄黃治蛇毒，有由然也。

徽欽被擄略

宋徽、欽北擄事跡，刊本則有《宣和遺事》，抄本則有《竊憤錄》，二書較之，大事皆同。惟虜人侮慢之辭，醜汙之事，則《竊憤》有之也。至於彼地之險，彼國之事，風俗

之異，時序之乖，則《宣和》較錄為少矣。二書皆無著書之名，且《遺事》雖以宣和為名，而上集乃北宋之事，下集則被擄之事，首起如小說、院本之流，是蓋當時之人著者也。《錄》則竊《遺事》之下集造飾，其所多之事，必宣、政間遭辱之徒，以發其胸中不逞之氣而為之，是不足觀也。觀其年月地方死生大事俱同，惟多造飾之言可知矣。故《齊東野語》辨《南燼紀聞》之事為無有。予意《竊憤》或即《紀聞》，後人讀之而憤之，故易此名也。觀周草窗曆辨之言，阿計替之事，似與相同，故予特揭宋家大事錄於左方，使人瞬目可知其概，餘不必觀也。

靖康元年丙午二月初二日，金人圍汴城。三月初三日，金人北去。十一月十九日，粘罕元帥再圍京城。二十五日，京城陷，金人入城。二十六日，粘罕遣使入城，求兩宮幸虜營，議和割地事。二年正月十一日，粘罕遣使入城，請帝車駕詣軍前議事。二月十一日，車駕出城，幸虜營。十七日，帝還宮。三月初三日，再幸虜營。次早，帝見太上皇亦至虜。初四日至十五，族后妃諸王陸續到營。十六日，粘罕令以青袍易帝服，以常人女服易二後服，侍衛番奴以男女呼帝。十七日，金以張邦昌為帝，國號大楚。十八日，上皇及帝二後乘馬北行。二十一日，次黃河岸。二十二日，入衛州。二十三日，入懷州。二十四日，至信安縣。二十六日，至徐州。二十七日，至泉鎮。四月一日，過真定府。五月二十一日，到燕京，見金主。六月二日，朱後死。十三日，至安肅聽候。六月末，移居雲州。紹興二年，鄭後崩，二帝移居五國城。紹興四年，金主死，孫完顏亶即位。五年，移居西均從州。六年，上皇崩於均州。是年，又移少帝往源昌州。八年，金人偽齊劉豫召少帝於源昌。本年十月九日，少帝復至燕京，與契丹耶律延禧同拘管鳩翼府。十三年，賜帝居燕京之寺。十八年，岐王完顏亮殺金主亶並後，自即位。紹興十五年，徙少帝出城東田玉觀。二十年，復徙少帝入城，囚於左院。二十二年春，帝崩，乃為虜奴射死馬足之下。

雀餳醴泉

宋學士杜鎬，博學有識。一日，甘露降於墳莊，子弟喜而奔告。鎬味之，慘然不樂。子弟詢之，鎬曰：「此非甘露，乃雀餳也。吾其衰乎？」無何鎬死，相繼八喪。嘗讀宋三朝國史《符瑞志》載：鹹、平以來，無歲無之，至宋徽宗時尤甚。予意甘露，至和之氣所感結者。仁宗、英宗時，固可召焉。而徽宗之際，君身政事乖戾至矣，有何所感而然？未得其旨。又嘗讀唐書《獨孤及傳》：甘露降於庭，不久及卒。今觀杜鎬之言，世間多雀餳也。若徽宗、獨孤及者是也。雀餳味雖甘，色則白濁，其臭如鬆脂，嚼之膠舌。甘露色微紅，凝結如脂、如珠，馨香而有酒味，食之百竅皆爽也。如醴泉有止味甘者，有

味甘而飲之愈疾者。若漢中元元年，京師醴泉湧出，飲之痼疾皆愈，惟眇蹇者不瘳。此方謂之醴泉。若唐雲韶殿前井得甘泉，止謂之甘泉耳。

人物有數

正統中，土木之難，有軍人佯死於亂屍中，得回，後又陣死於豆腐閘上。正德中，指揮楊玉附逆，瑾既敗，為抄，有妾攜幼女匿民間，長乃絕色，權勢爭取，因鑒前事不與，後嫁李白洲之子。豈知李復坐宸濠之黨，而此婦復發教坊司。永樂間，抄沒吾杭尚書方賓，斥賣其產，一爐為於肅潛家所得。不意三十年後，此爐復抄入宮。天順間，內豎曹吉祥家有太湖石，高幾三丈，抄後置於草地，富貴者莫敢取也。嘉靖中，錦衣指揮孫綱附郭勳而掌北鎮撫事，敢之，不久亦抄。嗚呼！此萬物莫逃乎數也。

未見得吃茶

種芝麻，必夫婦同下其種，收時倍多，否則結稀而不實也。故俗云：「長老種芝麻，未見得者。」以僧無婦耳。種茶下子，不可移植，移植則不復生也。故女子受聘謂之吃茶，又聘以茶為禮者，見其從一之義。二稱皆諺，亦有義存焉耳。

張士誠

國初，張士誠竊據姑蘇，較之一時僭偽者似小有間。眾皆嗜殺，不禮士夫，張則造景賢樓以延之。十九年降元，則每歲運米十萬石於燕京。及敗，悔不順母而降，語妻劉氏等曰：「吾自應死，汝曹奈何？」妻曰：「自有處。」乃驅婦女上齊雲樓，令養子辰寶舉火焚之。自則經而未死，為李伯升、潘元紹舁入舟，但閉目不語，至南京，自縊死。籲！兄弟妻孥，俱不受辱，較李重光之柔懦則過矣。故《耕餘錄》載有吊詩，母墳在盤門，至今稱為娘娘墳。

趙三舍

正統初，俠客趙三舍寓杭，自詭以故宋王孫，常出譜牒示人，真舊物也。臬藩卿相與之周旋，而於銀工高氏家尤密。一日，忽聚惡少並家人，花麵持撾，夜半劫之，倉卒間，不於其家而於其鄰，無得而回。次日，乃自往慰之，俄有捧麵而過者，誤墮於地，其人咨嗟而去。是夜復造焉，蓋墮麵者其為識也，傾囊而去。明日，趙復往為之。聞於宮，

仍攜酒慰之。久之不能獲，篤索益急。邏者柴何，最號狡黠，夜伏於城陰樹上，有盜牛者過其下，擒之。賊曰：「我即爹衣中之蚤耳，今有大盜懸賞以求之，反不能捕耶？」何佯作不知，賊曰：「盜高氏者，趙三舍也。此人剽掠江湖有日矣。」何不信，訶之，賊曰：「彼嘗約，我懼。吾妻曰：『汝私竊百金，不過杖刺；今若此，雖染指，首領不保矣。』是以不往。」何喜而縱之。明日，尚猶豫，蓋其家在褚堂，頗嚴邃，乃簡黠悍者飾為駔儈，戒之：「汝輩往謾索錢，彼家人必怒，誘之出門，則成擒矣。」仍使人要於路，已而果然。時孫原貞為方伯，趙猶肩輿往見，詭辨自解，孫叱吏縛之，收其贓。所謂譜牒者，亦他日所掠，遂正其罪。高氏自此替矣。

古人佩笏

笏囊起自張九齡，因體弱，使人持之不便，進笏於囊。予讀《說文》曰：「笏，古以為佩。」又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曰：「解其劍而帶之笏。」似古亦有之矣。

趙千里畫

嘗得趙千里畫便麵，帝後步入宮殿，一人牽鹿，二人函進珊瑚樹，意此宋德壽宮慶壽圖也。一小說中伶官進詞云：「玉帝來朝玉帝，嫦娥捧獻嫦娥。」珊瑚者，山呼也，寓崧祝意耳。

白丸子

青州人以范公井水浸半夏，成白丸子，人貴之，以其水異也。《本草》序例云：凡用藥，必須擇州土所宜者，則藥力具，用之有效，如上黨人參，川蜀當歸，齊州半夏，華州細辛。則白丸子不獨水異，半夏亦別去。

古器木蚌

莊子曰：「純樸不殘，孰為犧樽。」則古人亦有以木為之者。《國語·晉語》曰：「受命於朝，受祳於社。」注：祳，宜社之肉，盛以蜃器。今淞江故家得祭器於土中，皆蠣殼也，殼上畫饕餮、人物之形猶存。蜃器，蓋蠣殼也。

見美忘怒

晉桓溫娶妾甚都，嘗貯齋中，妻妒，聞而率婢持刀往害之，妾正梳妝，見其發玄委地，膚色玉耀，遂擲刀前抱曰：「我見尚憐惜，何況老奴。」唐李百藥夜入楊索內室，被素並妾執之，將斬，見其裸袒，俊秀玉色，遂愛之曰：「汝能詩當免。」百藥立就，因並妾與之。夫婦人妒忌，丈夫執奸，怒發難遏，不俟溫妻與素之勢力者也。今見其美而反為之喜焉，色之移人為何知。噫！